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一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正大雅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假樂四章章六句　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且乗上篇爲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至申之　正義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福禄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君羣臣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擧之成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爲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勑之此其所以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　正義曰假嘉釋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别臯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
箋顯光至於天　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
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光光雖爲揔辭安民
官人卽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
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傳申重
正義曰釋詁文也　箋成王至之屬　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
尤重上文旣言宜人故云成王之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
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又用天意
申敕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
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旣命羣官其下揔云帝曰咨汝二十有
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敕伯禹伯夷之事也僉曰是保佑也俞
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敕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
舜之敕伯禹伯夷之屬彼所命者猶有垂益䕫龍之等引之不
盡故言之屬以包之　干祿至舊章　正義曰言成王能行光

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

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皇然宜爲諸侯之君宜爲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有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誤不遺忘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　傳宜君王天下

正義曰君王别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揔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爲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　箋干求至以道　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明得爲天子諸侯即是千億之祿

盡故言之屬以包之　干祿至舊章　正義曰言成王能行

也又解得禄之由言皆相勗勉力行道故福禄降之　箋愆
過至禮法　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即
是令德之事故本於上章言成王之令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
是用之以治天下也上章言宜民宜人則是王已莅政而遵用舊
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
制永爲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
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
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
可忘是謂周公所制六典之法爲舊章也　威儀至之綱
毛以爲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
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爲天下愛樂無有咎怨之者無有
憎惡之者又能循用君羣臣之匹耦己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
己爲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禄無有疆境
常爲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爲君王統領天下　鄭以爲王立朝
之威儀抑抑然緻密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

所纏帶故爲天下樂仰餘同　傳抑抑至有常　正義曰抑
傳亦抑抑爲密則是由密審故所以爲美也釋詁云秩常也
故以秩秩爲有常　箋抑抑至之心　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
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爲政之事故知謂
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
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
能匹耦己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己志合也　傳朋友君羣臣
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燕及故知朋友是君羣臣尚書武王曰
我友邦冢君亦是稱臣爲朋友也　箋成王至而已　正義曰綱
紀者以結綱喻爲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
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爲常臣則有功乃燕是
燕臣爲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故
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　傳塈息　正義曰釋詁云呬
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
今字也　箋百辟至有事　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

之威儀抑抑然緻密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

訓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爲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
之爲二列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
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
注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
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
此同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
戒成王也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
將欲涖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治
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是公劉之
詩以戒成王此與泂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爲此次者厚民之事
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泂酌
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
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自言作意是揔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

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是也鴟鴞序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己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 箋公劉至戒之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豳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無罪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於豳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狄則是不爲天子所助下箋以爲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案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不窋稷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豳譜欲

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
竄亂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
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
百歲毎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
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
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
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
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
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於金縢之注差
約之以爲武王之崩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
元年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涖政其年二十有
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謂作上公爲二伯分陜而治周公左
召公右書序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召公不悅作君奭與此同時
也鄭不辯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
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

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爲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别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爲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祫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意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爲號猶可 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爲公也若爲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至啓行 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不顧己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邰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囷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鬬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橐囊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爲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爲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鬬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己德於其時故爲民

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

而不愛物也其發邰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戚揚之
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爲汝方開道路而行其
民以此之故而徙之至豳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
民之事而留意治之　鄭唯以用光爲光大其道爲子孫之基大
意亦與毛同　傳篤厚至於時　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
封於邰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邰也夏人亂迫逐公劉
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
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
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者言其遷之所由也豳地
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爲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
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鬭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豳於漢
屬右扶風爲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
接連爲夏爲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爲戎大王既來
之後復爲狄良由地居疆埸故一彼一此也乃埸乃疆謂民各有
地言脩其疆埸謂民脩之乃積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

之後復爲狄戾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
地言脩其疆場謂民脩之乃積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

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
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疆場欲見公劉不忪故舉官之積倉官
倉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場也橐橐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小
大之別故云小曰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
又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
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
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鬭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能和
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顯於時也　箋厚乎至之基　正義曰
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爲君厚愛其民歎其能厚故
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揔釋諸章皆
云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爲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
止即疆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是也正言部國乃有
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
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
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爲說又申說

遷散之意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鬬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
安居也既有積倉唯裹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
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陳己之父祖以此知思輯用光之言意
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爲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　傳戚斧
至八國焉　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
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
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
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
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戚揚爲人秉之也夏人迫
逐則是有兵圍遶爲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豳也蓋諸侯
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爲夏人政亂爲鄰國所侵以公劉賢
君可爲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爲疑辭不知出何文也
箋爰曰至全民　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爲汝開道而行示其無
所畏難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
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遷意也　篤公劉至容刀　正義曰

所畏難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
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遷意也　篤公劉至容刀　正義曰

公劉既至王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
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徧而時耕其田於
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
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
用心反覆重民若是以此之故亦爲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
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有美玉及瑤并有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爲
之佩耳言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
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　傳胥相至無悔　正義曰胥相
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事則宜
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
長歎是喜其來遷不恨公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
爲人恨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　箋于於至舊時　正義
曰于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寬博而
平正也衆多一也丁寧言之耳順其事矣謂順其爲生之事生之事
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之文與緜乃宣乃畝同故亦以爲時耕也

傳巘小至武事　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甗是也與皇矣小山別大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卽說玉瑤容刀刀玉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唯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瑤言公劉有美德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琫桓二年左傳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琫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鞞琫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以斷割故言有武事

篤公劉至語語　正義曰上旣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閒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爲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

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有之上乃見其居
而爲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
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爲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宜布號
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
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　傳溥大覯見　正義曰皆釋詁文
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
禦亂也　箋逝往至之處　正義曰逝往瞻視皆釋詁文以原是
廣平之地故以溥爲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
高爲之京釋丘文彼下即云非人爲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爲之丘
則是人爲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
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丘非人爲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
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爲京觀者則人爲之此言京者
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爲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者上巳升巘
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濕故往
之泉處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
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　傳是京至曰語　正義曰春秋言
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爲京師此乃連

上乃覯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乃大衆所
宜居之野以衆必大故言大衆非是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
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屋舍之名賓
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
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荅難曰語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
則言語通也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　箋公劉至宗之
毛以爲上既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食燕羣臣焉厚
乎公劉之爲君也既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
成則饗食燕羣臣其威儀蹌蹌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
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
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
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酌之言其新爲邦國儉而合禮也又
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爲君與之
爲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效之　鄭上三句與
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落之其爲如此蹌蹌濟濟

爲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效之　鄭上一句與
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落之其爲如此蹌蹌濟濟

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
設几欲使公劉升扆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扆而立其羣臣乃
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殽得殽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
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
君敬之從而尊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
下不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　箋蹌蹌至升坐　正義曰曲
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是蹌蹌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
俾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衆民處此言于京斯
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
有落之之禮下言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既成與羣臣士大
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爲筵几酒豕當是公家
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者爲禮之物實出
於公但主掌供辦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
掌不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　傳賓已至以質
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

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君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揔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即上蹌蹌濟濟之人宜爲揔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文揔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毎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爲羣也饗禮當亨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豳地殺禮也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羹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殺酒各自相從故也　箋公劉至忠敬　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扆窻東戶西也禮有斧依形如屏風畫爲斧文

爲斧文屛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屛風之名扆則戶牖之
間地耳郭璞云扆窻東戶西也禮有斧依形如屛風畫爲斧文

置於扆地因名爲斧扆是也言天子負斧扆則諸侯之扆有斧
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扆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
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擬飲時非負扆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
之羣處也晉語曰大任溲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搏豕於
牢中言忠敬者揔解執豕用匏之事備其殽酒酌以進君道公
劉之臣忠而且敬也　傳爲之君爲之大宗
其意爲一也板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
尊故云爲之大宗也　箋公劉至在郃　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恒
事國君不能保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
尊如本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
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食燕尊賓之事且饗
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
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箋說爲長　篤公劉至允荒
毛以爲厚乎公劉之爲君初至於豳既廣其土地之東西既長其境
界之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陰陽

寒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
物乃居處其民焉又其從邰往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爲軍也分老
弱婦女爲三等之陳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
地治其豳國之田以爲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山西
夕陽之地此豳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闢境廣大欲王
法效之也　鄭唯下五句爲異言公劉初至於豳丁夫寡少其軍
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
所收以爲國之糧度其豳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豳之所
居信寬大矣　傳既景至高岡　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故特
解之考於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日影考之也叅之高岡即下
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後岡故稱乃也定本影皆爲景字
箋既廣至富國　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
之公劉自邰往遷豳之時尺土皆非己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
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
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

夏邠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
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

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
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溉灌故知觀
其浸潤所及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逐浸潤而耕之
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邠勤審之也　傳三單相襲徹治
正義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
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
軍使强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
爲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爲糧謂旣至豳地以爲久住之
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邰之日尚委棄積倉不假言治田爲
道路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内老弱次之强
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隰與原治其田疇以
爲糧是也　箋邰后至其徹　正義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
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夲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邰
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
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

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
衆寡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
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
羨卒始滿三軍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即
云徹田爲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也且徹
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孟子說三代稅
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論語者明徹是稅法其
證爲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
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
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
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
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
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絶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
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

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

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揔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家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千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萬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大者亦得爲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襲復何禦哉且上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爲糧稅事明矣故得三單是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　傳山西至荒

大　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即日也
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
荒奄俱是大義故爲大也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傳意
皆應爲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豳國之居信廣大也　箋夕陽
至寛大　正義曰夕陽者揔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
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大王去豳云踰梁山
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
徒注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量度其東西南北
之所處信寛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篤公劉至之即
正義曰上言量度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此
豳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絕水爲
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鍛具所以鍛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
木乃爲宮室言其勸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
公劉上此宮室之基乃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田又校
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

矣又徧觀民宅見其有夾其皇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遡
其過澗而處者謂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夲在水傍各服田畝
又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芮鞫之就也芮
水内也鞫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田也言公劉之愛
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　傳館舍至鍛石　正義曰禮有公
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爲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
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爲順橫渡則絕其流
故爲亂俱是渡渭取礪鍛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　箋鍛石至
築事　正義曰鍛者冶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
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椹也言鍛鐵之時須山石爲
椹質故取之也礪者磨刀劒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
爲礪之石耳公劉之居民豳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公宮也公宮則
上云于京斯依者是也鍛礪所用施於斧斤故知取鍛礪斧斤之
石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器而取築作所用故云取材木給築事
謂給民之築事也　傳皇澗至澗名　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共

公劉止此宮室之基乃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田又校
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

文故知皆澗名也夾者在其兩傍故知迺者嚮也謂開門嚮之大
率民居以南門爲正北蓋皇澗縱在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
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　箋爰曰至之旁　正義曰
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田疇巡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
此言故云曰也作宮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
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
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
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
者謂男女也校比其國内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嘆其衆故曰
益多矣有之爲言與多不類上言礪鍛是民之器物故知有者器
物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傍　傳密安至鞫究
正義曰釋詁云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芮是水
厓之内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
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
箋芮之至田事　正義曰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

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
箋芮之至田事　正義曰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

其内故云芮之言内謂厓内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
云隩隈也厓内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内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
曰内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内曰隩水之外曰鞫也經言芮不言
隩則經爲互也内是芮以明鞫爲外外有鞫名則内亦有汭名以
此見其芮爲隩也公劉初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
則是宫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
卒乃安上言夾澗遡澗此芮鞫爲水之内外故知就澗水之内外而
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内爲芮則是厓名非水名
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引詩大雅公劉曰芮
鞫之即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爲别解
洞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　正義曰尊者莫過上天猶以道德
降靈親嚮是王不可以無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
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爲德施行爲道故中候云
皇道帝德爲内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其
祭祀亦爲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

饗食之也下二句言與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　洞酌至父母
正義曰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
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餴以爲饎
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食之此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食之者以此
設祭者是樂易之君子能有道德爲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
故歆饗食之然則爲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此
以戒王　傳洞遠至酒食　正義曰洞遠釋詁文行者道也潦
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釋言云饙餾稔也孫
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餐食(音脩)飯爲饙饙均熟
爲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
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饙爲餾饎酒食釋訓文　箋流潦至
繫物　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其意以行潦爲薄物由忠信之
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意爲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投之
大器者以言挹彼注茲是從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

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意爲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挹之
大器者以言挹彼注茲是從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
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泥濁之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
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饋謂爲饋之時以此水沃潤
之也引春秋傳者僖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繄發聲也言
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爲有
德用也　傳樂以至之親　正義曰皆孔子閒居之文也彼引此
詩乃爲此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所愛當自彊以教之
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安之一人而云父母故云有父之
尊有母之親　傳濯滌罍祭器　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浣
也則濯滌俱是洗浣之名故云濯滌也特牲注云濯漑也則漑亦
是洗名下傳云漑清也謂洗之使清絜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
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
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卷阿十
章章上六章章五句下四章章六句至吉士　正義曰說文云
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
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經十

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　有卷至其音　毛以爲有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凶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上也惡人旣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而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　鄭以爲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三句與毛同

傳卷曲至曲阿　正義曰檀弓稱原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爲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

箋大陵至養民　正義曰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屈體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

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
阿喻王之屈體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此意使賢者

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多而疾來之
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取南爲義故知以南是
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爲長養民也檜風云
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爲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爲惡此言從
長養之方故爲喻善興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
風爲喻　傳矢陳　正義曰釋詁文　箋王能至善心　正義
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爲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
以樂王也王能爲賢者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
體矣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　伴奐至酋
矣　毛以爲言王若能用周道伴奐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
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則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於汝
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章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
意此樂易之君子若得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
王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得賢
人助可以保全己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

鄭以上三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爲官任之以事則伴奐然汝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不求餘同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　正義曰傳以伴奐爲廣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爲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爲泮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　箋伴奐至故逸

正義曰伴奐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爲自縱弛之意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治而發章令自

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
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誡[illegible]而發章令自

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
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
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爲而治其舜也與是
自逸之事書傳稱成康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召
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違
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晁
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宕
而妄爭訟也 ○ 傳彌終似嗣酋終　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
公是繼嗣先君故以爲嗣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也
箋樂易至成之　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
也然則賢人在位即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
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
年天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
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爾土至王矣　正義曰勸王若得賢者與之爲治使之教民則汝
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
之恩則爲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君子
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終汝得之性命百神皆以汝爲主矣
言其愛而饗祐之　傳昄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土宇至
使然　正義曰賢者所以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
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
者王恩已厚臣又益之　箋使女至佐之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
下者祭百神則爲天子者固自爲百神主矣今言百神爾主
謂神意以之爲主不欲使他人主之故知謂羣神受饗而祐
助之　爾受至常矣　毛以爲王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所受
天之性命得久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禄亦於汝而
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性命得大大
之福於汝爲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常助之　鄭唯以茀
爲福嘏爲嘏辭爲異餘同　傳茀小　正義曰福之大者

之福於汝爲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常助之　鄭唯以茀
爲福嘏爲嘏辭爲異餘同　傳茀小　正義曰福之大者
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福宜爲小福故以茀爲小言小尚安
之則大者可知　箋茀福至安女　正義曰茀之爲福爲小皆無
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爲福福爾上言百神爲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
悔怒壽命則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旣得長
命又爲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王天下也　傳嘏大　正義
曰釋詁文　箋純大至爲常　正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
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
曰嘏受福以爲常言其祭常得之未嘗闕失也　有馮至爲則
毛以爲上章勸王求賢以自益此則指賢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
可以爲憑依者有藝能可以爲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爲感化者
有大德可以爲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恒敬之若王得此四
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爲法則矣以此故不可
不求之　鄭以爲王所得爲百神之主受大嘏之福者由敬神
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爲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
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

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
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
傳有馮至翼翼敬　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爲賢人之
德馮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揔而爲名皆是道也以馮
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馮以爲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爲道
也馮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馮重於翼故先馮後翼孝者
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翼敬
皆釋詁文　箋馮馮几至祖考　正義曰顧命云成王馮玉
几又曰皇后馮玉几道揚末命是馮施於几故以馮爲馮几皐陶
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爲
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
既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
行葦而略之上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
祭祀而來此詩爲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
爲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馮擇佐食解有翼

祭祀而來此詩爲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説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

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翼謂來至導引之則有憑有翼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爲豫也撰謂供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衆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豫饌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饌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肵俎特牲禮云宗人遣佐食與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爲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爲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几與佐食亦在廟中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几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爲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賛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傍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爲賛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道導之也道導謂在

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
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
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牲少牢亦無在尸傍之時而此言扶翼
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傍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
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
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顒顒至爲
綱　正義曰上既勸王敬賢又言敬賢之益意言王者若得賢
人與之以禮義相切瑳則能令王體貌顒顒然溫和而敬順其志氣
卬卬然充盛而高朗似玉之成器如圭然如璋然有善聲譽爲
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爲人所觀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
能與天下四方爲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　傳顒顒至盛貌
正義曰傳亦以顒顒爲體貌故爲溫卬卬爲志氣故爲盛其意
與箋同　箋令善至相副　正義曰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
玉之成器切瑳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也
顒顒是觀其形狀故以爲體貌敬順敬順卽溫和也卬卬是見

其適逸故以爲志氣高朗高朗即盛壯也旣體貌敬順志氣高
朗則可以比玉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譽敬
順則貌無惰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相副也釋訓云
顒顒卬卬君之德也孫炎曰顒顒體貌溫順也卬卬志氣高遠
也取此箋傳爲說　鳳皇至天子　毛以爲成王之時有鳳皇
之瑞召公以爲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翽翽然者
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令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
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
使媚愛於天子矣今皆奉職盡力　鄭以爲鳳皇往飛之時
翽翽然其羽爲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皇所在衆鳥慕而從
之故鳳皇亦與之同止以興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羣士集於君朝
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
猶鳳皇飛而來衆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　傳鳳皇至
衆多　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故俱云
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

玉之成器切瑳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也
顒顒是觀其形狀故以爲體貌敬順敬順即溫和也卬卬是見

仁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故云仁爲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
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
東方龍則毛意與左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
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雄曰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
曰鳳像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鷰頷雞喙五色備
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暮
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
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
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
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漢時鳳鳥
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大小之形未詳翽翽與其羽連文則是
羽聲也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皐陶謨云鳳皇來儀注
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讙樹言讙讙
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是來必衆
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

云儀四言其相乘四中 假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
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是來必衆
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

故王肅云鳳皇雖亦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
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爲務
也 箋翽翽至喻焉 正義曰以傳言衆多解爲聲之意故又明之
云翽翽羽聲也以此興求賢求賢當比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衆云
亦亦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朝衆鳥慕鳳
似羣士慕賢故以爲喻明王之朝無人不賢而云慕者以賢有等級言
小善之慕大善耳君奭云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
四靈故知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 傳藹藹猶濟濟 正義曰
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俱爲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藹藹萋萋
臣盡力也則此爲美容又盡力矣 箋王之至盡力 正義曰以左
傳言維命者皆謂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吉士即云維
君子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明是君子
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
大夫士也臣之愛君唯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
唯爲說也 箋親愛至失職 正義曰撫擾皆安養之義耕

鄉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清靜爲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鳳皇至喈喈　毛以爲上既言鳳皇由吉人所致此又揔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皇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其鳳皇之鳴則雝雝喈喈而和協是太平之實驗矣　鄭以爲鳳皇之將出則先鳴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興賢者之將仕也則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以興明君亦德盛也鳳皇之鳴也則雝雝喈喈然音聲和協以興民臣亦和協也　傳梧桐至朝陽　正義曰梧桐可以爲琴瑟是柔刃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極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

平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之岡脊摠曰
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全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
所　箋鳳皇至不食　正義曰箋以上二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
鳳皇與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爲太平之
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居高視下觀可
集止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皇
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
不言生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溫
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
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鵷鶵鵷鶵亦鳳皇之別白虎通云黃帝
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栖常梧桐終身不去
且諸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栖梧箋言此者解經既言鳳
皇即言梧桐之意也　傳梧桐至樂德　正義曰言梧桐盛
解菶菶萋萋鳳皇鳴解雝雝喈喈及竭其力以下更覆解此
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

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
桐柔脆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極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

生之德生此梧桐使之菶菶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
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鳴雝雝喈喈也知臣竭其力爲二事之
揔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矣萬物草木
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
藹萋萋臣盡力也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
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爲説釋訓
又云雝雝喈喈民協服也不爲鳳皇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意
以爲由萬民協服故鳳聲雝和亦得合爾雅也　箋菶菶
至和協　正義曰菶菶萋萋梧桐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
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
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雝雝喈喈鳳皇
之聲上以鳳皇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敎故以鳳皇聲聞於
人人聞之而知其雝和以喻政敎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與和協爾
雅言民協服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君子至遂歌　毛以爲
成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太平但召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

人人聞之而知其

雅言民協服若彼言所喻之意也　君子至遂歌　毛以爲
成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太平但召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

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
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
用賢不須規戒令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
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詩遂爲樂人之歌冀王常求賢士永爲
監戒不損今之成功也
餘同　鄭唯以不多爲作此詩不復多爲異
傳上能至中法　正義曰言上能賜以車馬謂成王
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
美其中節度合禮法　箋庶衆至貳車　正義曰以經言既
是王賜之故云今賢者在此位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
以足句耳馳者是馬走之名馬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
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以馬車言衆多則
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
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
則人有副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
不心　㝵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兩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

云ア大士有乘車貳車非也　傳不多至歌焉　正義曰傳
反其言以不多爲多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
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
所作之人志意遂爲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
詩與此同也春官大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摠名即
大師是也　箋矢陳至成功　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
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己言已爲多也且順文自通不宜反
之故易傳以爲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爲少也樂人之歌
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一

計一万六千六百三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二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變大雅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民勞五章章十句 正義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 箋厲王至刺之 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烈祖箋云中宗𢧵王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𢧵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次成王詩後故本之

方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桓莊皆父子相繼中
間無膈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
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爲厲字故就此以明
世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
子繫之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爲明王失禮
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
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絶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
卑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使人
民勞苦即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爲姧宄以强陵弱以衆暴寡
作爲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公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
皆教王爲善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略之　民亦至我
王　毛以爲穆公諫王言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
喪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之愛此中國之國京師之人以安
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此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
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無阿縱之法故以勑愼其爲無善之

[illegible]
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此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
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無阿縱之法故以勑愼其爲無善之

人亦用此法以止其爲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當用
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先愛京師以及四方
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侞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
周家爲王之功恐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 鄭唯以汔爲幾云
此民亦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爲異餘同傳汔危至諸夏
正義曰以汔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中國
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
夷則諸夏亦爲中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
箋汔幾至根本 正義曰傳以汔之爲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
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饑汔也孫炎曰汔
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
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别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鈚
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
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
京愛皆釋詁文又解云愛京師得安而方之意由京師者諸夏之

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所專主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
效王安之　傳詭隨至憯曾　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
惡以其故爲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與無良
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
詭隨未爲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爲小惡已著故謹勑之
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然則三者各自爲罪而云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以爲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
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至於
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罪也憯曾釋言文爾雅
本或作憯曾音義同　箋謹猶至有之　正義曰謹慎俱是
勑戒之言故言謹猶慎以傳言慎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過
止釋詁文此無縱之文爲下揔目無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止
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
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爲一故長讀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
其人故云疾時有之　傳柔安　正義曰釋詁文

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
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爲一故長讀之穆公諫王無縱明賞有
其人故云疾時有之
傳柔安　正義曰釋詁文

箋能猶至姓親　正義曰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
則此云伽如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
當先順伽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
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厲王身爲王矣而云以定我
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爲王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
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
也　民亦至王休　毛以爲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
近於死云王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由愛此中畿之國以爲諸夏
之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政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人之善
隨人之惡者以此勑慎其讙譁爲大惡者又用此無縱之事止
其寇虐之害無使有遭此寇虐之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善勸
令終之無棄爾王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王政之美　鄭唯
汔幾爲異餘同　傳休定逑合　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
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爲定逑合釋詁文箋以休之爲定於
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爲止息仇爲合聚所以申足毛義

傳惛怓大亂　正義曰惛怓者其人如鄙爭惛惛怓怓然故
箋以爲猶讙譁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無節大聒亂人故云
大亂非是爲禍亂也傳休美　正義曰釋詁文　箋勞猶至
捄之　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爲汝始
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爾勞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暴虐
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捄之耳誘捄之言出衡門之序
謂誘導而扶捄之以小人貪功聞已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
民亦至弘大　毛以爲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
此中國之京師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
人以此勑慎衆爲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
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
大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止寇虐也　鄭以汔爲幾厲
爲惡戎汝弘廣爲異餘同　傳愒息泄去　正義曰愒
息釋詁文說文云泄漏也然則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爲去
箋以爲憂泄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

息釋詁文說文云泄漏也然則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爲去
箋以爲憂泄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

與毛同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　傳醜衆厲危
正義曰醜衆釋詁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三夕惕若厲之
類皆是危也故以爲危醜厲謂衆爲惡行以危人者也　箋厲
惡至道壞
正義曰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
故以厲爲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政爲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
襄十七年左傳云衞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缾重丘人
閉門而訽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以厲
爲罵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爲惡釋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
之名故以爲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
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　傳戎大　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
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箋戎猶至戒之
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爲汝弘復爲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
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
小子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邇者
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

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傳以戎爲汝者孫毓云戎之
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　傳賊義曰
殘　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言殘者是賊敗仁義
之事　傳纏綣反覆　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纏綣從公無
通外內則纏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
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纏綣是人行反覆爲惡固執不捨常爲
惡行者也　　板八章章八句　　箋凡伯至卿士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爲王卿
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爲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爲
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
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
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至大諫　　毛以爲尊比上帝
之王者其爲政教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以此之故
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言則不肯
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爲之道不能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

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言則不肯
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爲之道不能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

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爲惡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
依據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
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將有禍難以是
之故用大諫正王　鄭唯以猶皆爲謀爲異餘同　傳板板至猶
道　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爲反也上帝
以稱王者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天無所反
故知以斥王也癉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猶作繇義同也
箋猶謀至將至　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言不遠則是不能深知遠
事故易傳以猶爲謀以重言反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爲政反先
王與天道王者爲政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二事反
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天意故後言天也其出善言不
行之謂王自出而不行也小人之言雖不盡善亦知愛其善時復
言之但言之易行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爲王說善言王不
能行者他人之言則是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是不從
箋不得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行之人必深謀遠慮

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爲謀不能遠圖是不知禍之將至也　傳管
管至亶誠　正義曰以管管與靡非聖同文旣無聖法故知無所依
繫亶誠釋詁文　箋王無至相違　正義曰以無聖而言管管是
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爲善終
不能行是於言爲虛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
行相違也此不實於亶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
上爲猶不遠也作者反覆重言耳　傳猶圖　正義曰釋言文圖
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
是大諫也　天之至莫矣　正義曰王之爲惡侵亂下民則有諂
佞之臣助爲惡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比於上天故謂王爲天言王
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
樂而勸之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
如是沓沓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爲王制作法度以通達其
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
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

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
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

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
在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爲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　傳憲憲至
沓沓　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爲制
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臣並爲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
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
謂見王將爲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
爲惡政競隨從而爲之制法也蹶動釋詁文　箋天斥至其惡
正義曰戒臣不令助之故知天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
故言方欲謂將爲教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
民動是變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云及爾同寮故知是
責臣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爲作法
以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爲逢者誤也　傳輯和
至莫定　正義曰輯和洽合莫定皆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俱訓
爲樂故以懌爲悅　箋辭辭至大臣　正義曰論語云出辭
氣故以此辭爲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知此大臣

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己同寮且非大臣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是戒臣時之大臣也　我雖至芻蕘　正義曰上言戒語大臣而大臣不受此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事要乃與汝同其官寮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我今就汝謀慮告汝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囂囂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急事汝勿以爲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況我與汝之同寮得棄其言也　傳寮官至謷謷　正義曰寮官釋詁文言同寮者謂同爲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是寮爲同官也囂囂者是不聽之狀釋訓云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謷謷　箋及與至肯受　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即爾謀謂往與之謀故知即爲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即上章所云勿爲王制法度是也　傳芻蕘薪采者　正義曰言詢于芻

爲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

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即上

章所云勿爲王制法度是也　傳芻蕘薪采者　正義曰言詢于芻

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薪采者

以明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即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

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　箋服

事至我乎　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

明是事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

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爲人所倣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

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即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

婦相匹故稱匹也　天之至救藥　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天之

王者方爲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等大臣無得如是謔謔然喜

其所爲而以讒慝助之我老夫教諫汝其意乃款款然情至意

盡何爲汝等如未知幼弱之小子反蹻蹻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

之言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爲老也非我之言爲耄老有所失

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爲反用可憂之事以爲戲謔而慢我汝

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爲惡多行慘毒之惡熇熇然使惡加于民不

可救止而藥治之言王之爲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　傳謔謔至驕貌
正義曰此言謔謔猶上憲憲見王爲惡如喜樂之故爲喜樂也釋
訓云灌灌憂無告也解其言灌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
猶欵欵言己至誠欵欵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釋訓
又云蹻蹻驕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　箋今王至我言　正義曰謔
謔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訓云謔謔謞謞崇讒
慝也舍人曰謔謔謞謞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
然喜謞謞然盛以興讒惡也是以讒慝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
耄則凡伯老矣故云老夫諫汝欵欵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
幼弱無知之稱以其不可教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蹻蹻然如
小子不聽我言也　傳八十至熾盛　正義曰八十曰耄曲禮文
熇熇是氣熱之盛故爲熾盛也　箋今我至其禍　正義曰老耄
之人言多惛忘故云非我言老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
耄之下與謔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
用此可憂之事而好爲戲謔故箋分之以見此意熇熇是熾盛

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惡誰能止其禍如
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天之至我師　正義曰此又責羣臣言比
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得爲此夸毗足恭前却
以體從之君既爲惡臣又從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
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矣故今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
汝君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遭虐政
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汝等君臣亦曾莫
有肯惠施我之衆人欲賙贍之者言愁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
恩恤故以刺之　傳懠怒至柔人　正義曰懠怒釋言文舍人曰
懠怒聲也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
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
柔人　箋君臣至弭謗　正義曰尸謂祭時之尸以爲神象故終
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時政故也時　厲王虐而
弭謗事見周語弭止也止人之謗己者　傳殿屎呻吟　正義曰
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　箋葵揆至無恩　正義曰

耄之下與謔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
用此可憂之事而好爲戲謔故箋分之以見此意熇熇是熾盛

葵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訴也無有揆度知其然
謂君臣並不察民也君行既惡則致天災故民有遭喪禍者政
亂則稅民無藝故又責以賦斂也內供喪費外充稅斂故空虛
無資財以供其事用也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
為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天之至立辟
正義曰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使善言天王導民也如
壎然如篪然言民必應君命如壎篪之相和也如璋如圭然言
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
君化如攜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己如手攜之汝王無曰是
何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道導民甚易言上為善政民必
為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令民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
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為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
惡政也傳牖道至必從　正義曰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亦為導
也壎篪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
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

也壎箎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
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

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人所攜取必從手
而來故云言必從也壎箎圭璋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
物而物名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　傳辟法
正義曰釋詁文　箋易易至爲法　正義曰以韻當爲改易之易
故轉之爲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最處末故
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　价人至斯畏　毛以爲上既令王施
法此言立法之事言王當用善人爲官維以爲藩鄣又用大師之
大臣維以爲垣牆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爲屛蔽王又身爲大宗維
當施政爲之楨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之政維安汝
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爲城言其可以蔽身
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德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屛之人
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畏矣　鄭以爲王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
維爲其藩鄣太師三公之大臣維爲垣牆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爲
屛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爲楨幹背近而任之令爲王用無得疏
遠之下四句同唯訓斯爲離　傳价善至翰幹　正義曰价善

釋詁文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牆之名故云垣牆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者為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郭蔽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撫安之价人揔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王朝之人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榦釋詁文　箋价甲至遠之　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為官故不從以价為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為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若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大師以顯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太師為三公也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為成國諸侯也大宗伯云五命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

兼小國故知爲成國諸侯也大宗伯云五命賜則注云則未成國
之名又云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爲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

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爲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也以天子諸侯皆絶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爲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此价人太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愛故揔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事又兵甲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大宗未爲官職尊卑次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文而先言公耳　傳懷和　正義曰懷之爲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爲和也　箋斯離至適子　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故知懷德維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之下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爲宗子之城宗子王之適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不安故言以德爲城使免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焉又解城壞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行酷虐之政則民不堪命禍及

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城既壞則羣臣乖離而汝王獨居而有所畏懼矣以是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辨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獨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敬天至游衍　正義曰上既勸王和德以安國故又言當畏敬上天當敬天之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之變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善惡既曰若此不可不敬慎也　傳戲豫至自恣　正義曰戲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

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
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

則天之怒者謂暴風疾雷也周禮大恠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
之變者謂大恠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須敬戒
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　箋渝變　正義曰釋
言文　傳王往至衍溢　正義曰以王與出共文故爲往也既有
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
驅之事故云游行衍溢亦自恣之意也
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　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作以傷
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政致
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
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
於刺也瞻仰召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
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
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八章皆是
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爲下揔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爲一篇
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

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傷其盡廢之也　蕩蕩至有終　正義曰穆公傷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爲下民之君也又言王無法度之事重賦斂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邪辟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其使人君爲政化之命以教導之非欲使之誠信乎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無復誠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慕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皆化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　傳上帝至辟君　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所壞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板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傳曰旻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託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故變言託耳其實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爲下章摠目且見實非刺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

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爲下章
摠目且見實非夙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

意也辟君釋詁文　箋蕩蕩至之甚　正義曰蕩蕩是廣平
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云
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爲善也此序
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
之皃釋訓云蕩蕩僻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箋
爲說也　箋疾病至舊章　正義曰此申說傳意也人以財貨
而生財盡則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君以刑法威人法
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
是此二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科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
阪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禮先王所
行舊法也　傳諶誠　正義曰釋詁文　箋烝衆至惡俗
正義曰烝衆鮮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
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
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
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

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爲盡
然之辭鮮鮮克爲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
鮮以見之　文王至是力　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
昔文王以紂政亂亂數嗟歎之故穆公假爲之辭以責厲王言文
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爲人君當任用賢者
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掊克好勝之人曾任用二
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
君爲惡言此天之王者下此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爲
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大壞所以傷之也
傳咨嗟至政事　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爲嗟也
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是心不嚮善
不從敎化之人也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掊掊即倍也倍
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
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
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服政事

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
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服政事

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　箋厲王至職事　正義曰民勞亦穆
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弭謗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
欲王惠中國以綏四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
滅亡號呼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旣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
著已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旣異所作有殊二章箋獨言
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
者以小大近喪顛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足
句四言曾是其義爲一故箋幷言之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
執職事也言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　傳天君滔慢
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興是力責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
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滔爲慢也　箋厲王至於惡　正義
曰此箋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在身爲德施行爲化內外之
異耳相與興而力爲之定本作相與而力爲之　文王至靡究　毛以
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爲不用
善人反更信任彊禦衆懟爲惡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

寇盜攘竊爲姦宄之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内小人用事數相謗毁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爲是詛維爲是祝求告鬼神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巳之時置小人於朝以祝詛求信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 鄭唯流言以對爲異言此强禦衆懟爲惡之人作此流言謗毁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謗毁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 傳對遂 正義曰釋言文 箋義之至於内 正義曰凡言義者允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爲宜則而爲彼矣類善釋詁文式用釋言文衆懟爲惡者懟謂很戾戾非一人故言衆也此彊禦衆懟之人不但很戾而巳又皆流言語以謗毁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衆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毁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旣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竊爲姦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内也上言執事下言用事於内則執事者亦在内矣但執事者皆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故云式内以充之言寇攘者賈逵注云寇刼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揔名故箋以盜竊

配之　傳作祝至究窮　正義曰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
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屆極究窮皆釋言文　箋侯維
至極已　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爲維上言用惡人在官
此言詛祝明是王與羣臣乖爭相疑而祝詛也靡屆靡究言其無
窮已之時故知日日爲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
而要之祝無用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
明神若有犯約使加之凶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至無
卿　正義曰言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既官不得人徒彭亨然
自矜莊以爲氣健在於中國歛聚此志意不遑好作怨之人以爲
有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此爲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
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故也又言汝王之德所以不光明
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
人使之用事　箋炰烋至用之　正義曰炰烋是人之形狀故言
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傳彭亨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
無賢人故知歛怨以爲德謂聚羣不遑作怨之人謂之爲有德

而任用之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
禍者也　傳無陪至卿士　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
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
魯侯諸侯以上卿爲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
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文王至作夜　正義曰上言任非其人
此言其共從行非度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爲耽荒如
是天不湎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色同耳此乃過誤之
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湎如是旣巳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
無晦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叫號用是讙呼使晝日作夜不
甞視事此所以大壞　箋天不至行之　正義曰酒誥注云飲酒
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顏色湎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
謂湎爲同色也湎者人之所爲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
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湎然而醉者人自爲之非天爲
之也　文王至鬼方　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
飲酒其號呼如蜩之聲如螗之鳴言其讙譁之無次也其笑

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言其噂沓無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
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
欲民行故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奰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
人皆傚之此奰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鄉言其
惡化之廣也　鄭唯小大近喪謂君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
甚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　傳蜩蟬螗蝘
正義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
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
是也陸機疏云螗一名蝘虭丁幺反字林虭或作蟟也青徐人謂之
螇螰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　箋飲酒至方孰　正義曰文承
號呼之下蜩螗多聲之蟲故知號呼之聲如蜩螗也沸無食名故
知唯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孰以羹湯非蟬之類故以比
笑語禮有燕笑語兮但不得沓沓無節耳　傳言居至是道
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爲上由爲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
謂欲使天下民從己之行　箋殷紂至其非　正義曰以言近

喪紂實喪亡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
以覃及鬼方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爲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
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傚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及遠
地爲文之次也　傳奰怒至遠方　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奰
屭以流河曲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爲怒也怒不由醉
而云不醉而怒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
此雖怒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無
節即又責其奰怒也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
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
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
國也　文王至以傾　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
將至滅亡者非爲上帝生之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
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
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汝
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肯聽受

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汝
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肯聽受

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紂爲戒自改
悔乎 箋老成至案用 正義曰以殷不用舊章即以殷臣言之
故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
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
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
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
之文從上言之盡臣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
以包之 箋朝廷至誅滅 正義曰以莫爲揔辭故知朝廷君臣
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
民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文王
至之世 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
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枝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
傷之害而根本實先斷絶但根本旣絶枝葉亦從而絶以喻王位
將欲傾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之害

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既滅羣臣亦隨之而滅汝若不信則殷
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前夏后之世言桀惡爲成湯所
誅紂惡亦當爲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
欲令厲王以紂爲鑒改脩德教故也　傳顛仆至根貌　正義
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爲仆謂樹倒也沛者
怱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樹拔也揭者蹶倒之意
故以爲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
絶耳　箋揭蹶至皆死　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
以揭爲蹶貌蹶謂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
餘根故云猶絶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
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絶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喻紂未滅
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
亦如此注云以古賢之言爲驗是昔其不信故引古以爲證也
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九章章十句至自警　正義曰
抑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

警戒已身以王之爲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箋指
而言之　箋自警至以亡　正義曰言無如泉水相率俱亡是
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
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
我老耄而舍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
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
言武公年耄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
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
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
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
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
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
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覩惡思言其失獻之可
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已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
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冀爲未然之

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九章章十句至自警　正義曰
抑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

鑒不必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雨無正之篇
鄭爲流彘後事王既出居政不由己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
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爲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
爲惡恐禍及己若前人已死則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
臣爲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
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
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
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
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至斯戾
正義曰此時厲王弭謗賢者佯愚言人有此抑抑然密審之威
儀維爲德之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爲廉隅
也若外無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爲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
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爲愚者言當時賢哲皆故毀威儀而
佯爲愚人也若衆庶凡人之爲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
今哲人之爲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

佯爲愚人也若衆庶凡人之爲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
今哲人之爲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

虐濫罰無罪故賢哲之人皆佯爲愚病言王虐之甚也　傳抑
抑至則愚　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也隅者
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集注定本廉下皆無隅字
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智下愚不移之定分而云靡
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甯武子之
行爲然也　箋人密至不肖然　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
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密審於威儀抑
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緜曰其繩則直是內有繩直也斯干曰
如矢斯棘毛以棘爲稜廉是外有廉隅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
則不可忖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　傳職
主戾罪　正義曰皆釋詁文　無競至之則　毛以爲上言賢
人不用毀儀佯愚此言宜用賢者使之慎儀言人君爲國無彊
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所以得賢則彊者以
此賢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教訓之此賢
人可以教訓者此賢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民得其教化其皆

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爲彊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爲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愼其舉動威儀維與下民之爲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　鄭唯以猶爲圖爲異餘同　傳無競至覺直　正義曰以得賢則彊而云無競故知反其言也訓敎誨之別名故爲敎也釋詁云梏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　箋競彊　正義曰釋言文　傳訏大至辰時　正義曰訏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唯彼猶作繇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　箋猶圖至施之　正義曰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爲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禮諸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是再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

周禮六官其存者五唯春官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
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永爲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王之教命
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定命
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
告施之即正歲懸之象魏是也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内
采邑　其在至明刑　正義曰上言用賢可使四方順從此言
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厲王不能用賢之故而尊尚其小人使
迷亂於政教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是愛小人
之甚也汝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縱令不憅於今時何故弗念其
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汝何故無心欲廣索先王之道及
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
耽　箋興猶至之甚　正義曰興謂舉而用之故爲尊尚以覆
爲傾敗故云傾敗其功德　傳紹繼至刑法　正義曰皆釋詁
文唯彼共作拱耳　肆皇至蠻方　毛以爲上言王之耽亂此又
乗而責之言由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王之所爲而下此

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

災異王將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虛竭言今王漸
漸將致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戒王既爲惡汝當行善無
相牽率爲惡皆以滅亡既不聽爲惡即敎之行善當侵早而
起晚夜而寐洒埽室庭之内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爲表憲文
章又戒將帥之臣當脩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
器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遠蠻方
之來内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　鄭唯用此以治蠻方
之外不服者爲異餘同　傳淪率　正義曰釋言文　箋肆故
至誅之　正義曰肆故今也胥皆也皆釋詁文天道遠人道邇
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之爲災所
以譴告王者兾其改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復以災告之今仍有
災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就於
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無窮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比王將墜
於滅亡王既有惡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爲惡武公惜其亡而戒
之故知戒羣臣不中行者恐將幷誅之也及厲王之出周召共

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　傳洒灑章表　正義曰洒埽者以水灑地而埽之故爲灑水濕地也章者在人之上爲之表憲故云表也　箋章文至以此　正義曰申傳爲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爲民之表也戒之使爲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洒埽之人令埽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綱不振戒之使勤於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内不埽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戒羣臣掌事者掌事謂六卿也　傳遏遠　正義曰釋詁文　箋遏當至不服者　正義曰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遏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遏當作剔剔謂治毛髮故爲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内爲中國七服以外爲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畿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爲中國則用剔蠻方爲夷狄且蠻方與彼蠻畿名同故知蠻方是蠻畿以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也掌王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爲軍將此戒將帥摠戒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馬也軍實者即車馬弓矢

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曰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皆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隨其所須中國起者即用之也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鎮蕃三服大行人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世一見是蠻貊以外爲九州之外也　質爾至可爲　正義曰此又戒鄉邑大夫及邦國之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勑汝爲君之法度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警急當豫防之旣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愼爾王所出之敎令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敎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敎令尤須謹愼白玉爲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敎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爲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愼之　傳質成至非度　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爲成箋以爲平其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　箋侯君至之事

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　箋侯君至之事

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肯趨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鄉與公邑亦可以兼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汝萬民之事即教令是也慎爾爲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是爲君故文兼鄉邑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常寇盜君子安不忘危故常豫戒　箋言謂至嘉善　正義曰以此言人君爲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鄉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言王事則此慎話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辭柔安嘉善皆釋詁文　箋王之至覆之　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將來過耳此經申上慎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者以言失爲重故特殷勤之孝經重述法言亦此類也　無易至不承　毛以爲出言爲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易於此言語之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茍且如是矣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

人能執王之舌要王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於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特須慎之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為人用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荅之言王有善德人必報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行之若王之子孫能繩繩然敬戒而行王之教令則天下之衆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慎教令為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之基也　鄭唯以讎字為異餘同

傳捫持　正義曰字書以捫為摸摸索其舌是手持之也

箋由於至巳之乎　正義曰由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皐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為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為往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

已之乎定本是也　傳讎用　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
言語故以讎爲用　箋教令至子弟　正義曰箋以用非讎之正
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
故應對物價謂之讎其意言王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荅王
也武王謂諸侯云我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
公卿也小子幼稚之稱故爲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以上無
不及矣　箋繩戒　正義曰釋訓文　視爾至射思　正義曰
上勸王惠於朋友此言王朋友不忠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
大夫之君子皆不忠正但胎肩諂笑以和安爾王之顔色以求王
愛無能一臣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言其近有罪過
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惰慢於事其助祭在於汝王宗廟之
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
事怠惰明矣因即責此不媿之人汝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
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爲此慢以神之明
必見汝矣何則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況於祭之末可

得猒倦之思言若能知其去來則可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
知其去何得祭末疑去即猒之也　箋今視至其近　正義曰
此皆以王爲文故爾友爲王之友爾顔爲王之顔也脅肩諂笑
口柔之貌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竦體也
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
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爲文之勢　傳西北
隅謂之屋漏　正義曰釋宫文覯見釋詁文　箋相助至之末
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爲助也又云顯光也是
顯得爲明也上言友君子有過下句責其猒倦則非王之身故
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令勿道神不
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注云
幕以布幄帟以繒爲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緇布裳帷
素錦以爲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在帷幕之内帷幕
是大帳則幄爲小帳也陋隱釋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野
張之以代宫室其室内不張幕也幄則室内亦有之屋陋者

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陋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媿
屋陋則屋陋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陋有事之節禮
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
時事也特牲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
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厞隱也不知神之所
在或者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
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不媿屋陋者此羣臣雖惰非
祭初即倦當有事屋陋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陋有神而責
其不媿非謂助祭之人在屋陋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
耳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案禮
記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
於奧是謂陰厭尸既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
爲殤唯有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唯有陽厭案特牲士禮
有陰厭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
之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

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爲大夫當日賓尸故也 傳格至
正義曰釋詁文 箋矧況至倦乎 正義曰矧況釋言文射厭
釋詁文凡言況者皆以輕況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謖謂神實去
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
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
不敢慢況今祭末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言矧可射
思箋申其意故來至去止並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辟爾至小子 毛以爲王當法度汝之所爲施行之德則使民
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愼汝心之所止使常止仁信不過於汝
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王能如此少矣而不爲人所法則言
多爲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
來無不報王若以善道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
善者彼童羊實無角而爲有角自用妄爲觝觸人以喻王
后本實無德而爲有德自用擴干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
小子之政使爲不善王何以不遠之乎 鄭唯止爲容止

爲異餘同　傳女爲至僭差　正義曰傳解辟爾爲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爲善則民善之辟爾爲德是汝爲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止者所居之民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於仁至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旣爲此言乃引此時以證之故傳依用焉此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譖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　箋止容止　正義曰以經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即是慎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爲容止　箋此言至其報　正義曰以經之文是爲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遂便而言耳　傳童羊至虹潰　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若未冠之名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爲有角自用也虹潰釋言文　箋童羊至小子　正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堪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辟

王后也言而角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觝觸則於物有所害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此人實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爲小子之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爲無知之辭下言亦聿既耄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在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戎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之稱君故箋不引禮記　荏染至有心　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教有荏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爲弓之幹我乃緡被之以絲則有絃而成弓可以爲弓用矣亦猶溫溫然寬柔之人是維可以爲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能而成德可以爲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而拒之是爲民之賢愚各自其有本心言王無本性不可教也　傳緡被至寬柔　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

不訓緡爲被釋訓云溫溫柔也故爲寛柔　箋柔忍至爲德
正義曰以荏染猶溫溫柔木猶恭人則言緡之絲與維德之基
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緡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一者
資於本性故云內有其性乃可以爲德　於乎至莫成　正義曰
此又言王不可敎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否我
非但以手攜掣之我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覩之而悟也我
又非但對面命語之我又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已敎
導之孰而不可啓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既
抱子矣已爲人父非復幼少也今萬民之意皆持無滿於王謂
王才智褊小不能滿足其意望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其
意誰復早有所知而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
王晚亦無知是終無所成也　箋萬民至知故　正義曰王爲
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故言萬民
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上言借曰未知與其
長大有識此言人意不滿亦望之在後更益是與王有晚成之意

即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　傳夢夢至不樂　正義
曰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
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慍也李巡曰慘慘憂怒之
慍然則慘慘者憂慍憔悴之貌故爲憂不樂也　箋孔甚至
忠臣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爲明言昊天明
察者以其明察庶知己情故以我生訴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
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訴其自恣不用忠臣　傳藐藐然不入
正義言藐藐者王不聽受之貌是諫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
入也釋訓云藐藐悶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悶也
傳耄老　正義曰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爲老也箋傳皆
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爲述也亦爲自也緜箋以聿爲自
以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與王更有長進詩人解其意言王
亦將從此既昏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所謂老將知而
耄及之是耄則無智也　於乎至大棘　正義曰自上以來諫王
之情已極於此自言諫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

我王告汝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已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
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乎天以王為
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
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為王謀而取辟不為深遠而
難知唯淺近耳王之為政當如知昊天之德寒暑有常不爲差忒
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爲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秘斂而使
下民資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王也　箋天以至滅之
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故知艱難謂下災異生兵
寇也此曰爲辭故韓詩作聿
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　箋芮伯至良夫
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
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
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
爲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國姬姓也
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

入爲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爲入衛
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爲入畢
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
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
良夫也　菀彼至我矜　毛以爲菀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
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皆無暑
熱之患及其捋而采之其枝之葉劉然爆爍而稀踈不復能蔽
蔭孫炎曰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
得其恩若有羣臣放恣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
之臣皆以放恣損王侵害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
中之憂民所以不絕者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久長兮言上行
虐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絕又告王而愬之
倬然而尊大辟彼昊天之王者汝居民上爲民之父母寧不於
我而矜哀之何爲忍之而行此喪亡之政乎　鄭唯倬彼昊天
爲愬之上天爲異餘同　傳旬言至瘼病　正義曰釋言云

洵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蔭
均也釋詁云毗劉爆樂也舍人曰毗劉爆樂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
均爲爆樂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疏爆樂也劉者葉之稀疏爆
樂之意故云爆樂而稀也瘼病釋詁文　箋桑之至之德　正義
曰箋以菀彼柔桑爲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始生時爆樂謂過
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蔭覆病於爆樂謂苦於炎熱也捋采
是其人采之非蔭先薄故以喻羣臣恣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
之惡實出本心非必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
助君爲惡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　傳倉喪至填久　正義曰
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
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填
字同故填得爲久　箋殄絕至久長　正義曰殄絕釋詁文民心
之憂憂此喪亡之道有時而過則民憂可有絕已之期今滋益久
長故憂不絕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是喪亡
之道滋益久長也　傳昊天斥王者　正義曰傳以蕩蕩上帝

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　箋倬明至之言　正義曰箋以倬
爲明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爲上
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　四牡至斯頻　毛以爲上文以喪
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
建旟旐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王本用兵欲以除亂
但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王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
攻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滅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
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爲餘燼耳言其時
民衆死多於生以此故歎而傷之於乎有是可哀痛哉國家行此
困急於民之道可哀痛也　鄭唯以黎爲不齊言其時之民
無有不齊被兵寇者又以頻爲此言國家行此禍害比比然言
其行之不已也餘同　傳騤騤至泯滅　正義曰騤騤馬行之貌
言其常行則是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春官司常文翩是
旌旂行而舒張之貌故重言翩翩也旌旂止則納之弢中言其行
而翩翩是在路不息以旂馬事異故再言不息曲禮云在醜夷不

爭夷是齊等之言故爲平也釋詁云泯滅盡也俱訓爲盡故泯
得爲滅　箋軍旅至寇虐　正義曰四牡旟旐是軍行之物亂
生國滅是加兵之辭故知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王既不能平
亂則徧殘諸國諸侯彊弱相陵小者滅之大者殘破無國而不
見殘滅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　傳黎齊
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　箋黎不齊至及廣
正義曰箋以黎爲不齊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寇加者
耳燼是燋燭既然之餘以比兵寇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
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天下之民齊皆如此言
其害之所及者廣也　傳步行頻急　正義曰步者人舉足故
爲行也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遽故爲急也　箋頻猶至比比
然　正義曰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比上言喪亡之道滋
益久長此斯頻副成上文故爲行此禍害比比然　傳疑定
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靖之義故爲定也　傳梗病　正義曰
亢其誰生厲階明是病於此惡故以梗爲病箋云相梗梗不止亦

請爲病不已耳　憂心至我圉　毛以爲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慇慇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甚也　鄭唯圉爲禦寇爲異餘同　傳宇居僤厚　正義曰屋宇所以居人故宇爲居僤亶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是僤亶同也　箋此士至之言　正義曰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　傳圉垂　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　箋痻病至之事　正義曰痻字從病而以昏爲聲是昏忽之病箋讀圉爲禦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　爲謀

至及溺　正義曰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爲軍旅之謀爲重愼兵事雖心欲重愼而謀慮不長更使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興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

傳毖愼　正義曰釋詁文　箋女爲至非賢　正義曰以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爲軍旅之謀愼爲重愼兵事也厲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爲人所陵故爲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　傳濯所至救亂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　箋女若至禍難　正義曰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

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爲不受之勢故以爲假設拒己之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爲君臣俱陷於禍難 如彼至維好

毛以爲王不任賢政教暴虐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爲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爲之唈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此由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却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小人甚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爲國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維使政之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 鄭唯下四句爲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嗇及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此居家吝嗇之人維以爲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以爲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 傳僾唈至天祿 正義曰僾唈釋言

文孫炎曰心邑也郭璞曰鳴邑短氣也荓使釋詁文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禄也禄是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禄是禄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禄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是君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禄是也

箋肅進至害財　正義曰肅進逮及皆釋詁文邑者氣邑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論語云屏氣似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王不能用善故知荓云不逮者是使之不得及門也以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爲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皆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荓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家嗇爲進惡故以家嗇爲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居家吝嗇爲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
聚斂作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知
於聚斂之事作力者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
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
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臣臣之惡
行者也以厲王貪而重賦斂故知所愛力民其爲己作力於民
爲君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作力之人
代賢者食禄也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謂居官受禄取食
於人也不能治人者食於人謂出其賦稅養食賢人也此文孟子
有其事言此者解惡人不宜代賢人食禄之意也所引禮記者
大學文也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恃公作威徵責不
已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
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王政之大害而
樂記云君子聽笙竽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
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稅若載師倉人之類非冉求之輩横

斂下民且樂記言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　箋此言至而已
正義曰重舉此文明是責王之貴好之也傳於上文既異於鄭
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
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天降至穹蒼　正義曰言天
以王貪酷之政故下此死喪亂國之災以滅盡我所恃立以為
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說災害之事降此蟊賊殘食苗稼
之蟲食民所斂種之稼穡莫不盡被病害是滅我立王也既天
災如此致兵亂可哀痛哉今中國之人俱見繫屬於兵役家家
盡皆空虛是深可哀矣何謂汝之朝廷羣臣無有欲衆力一心共
諫爭王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之災者乎　箋滅盡至盡病
正義曰滅盡釋詁文蟲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釋蟲文卒盡瘁病
亦釋詁文以此經文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即言蟲災病穀
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辯之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
正謂蟲災為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揔五穀也　傳贅屬至
王義曰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為下國綴流

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大王屬
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爲贅
壻亦此義也穹蒼蒼蒼天釋天文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
隆而高其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　箋恫痛至此災　正義
曰恫痛釋言文以贅是繫屬故民所繫屬唯兵耳故知繫於兵
役家家盡空虛矣言悉從行也旅訓衆也故知靡有旅力責朝
廷曾無衆同力諫爭念天所爲下此災也衆力則非一人所能
故揔之而云靡有者責其無有發此心者　維此至卒狂
毛以爲上責王不任賢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德順民之君爲
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其心徧謀於衆又稽考誠信用
其賢明之有美質者以爲臣維彼不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
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爲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自
以己有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衆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
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無可瞻仰也　鄭唯考誠其輔
相之行爲異餘同　傳相質　正義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

以爲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愼之義亦當與箋同
箋惠順至之審　正義曰惠順宣徧釋言文愼誠釋詁文以相爲
相導之相故爲助也秉訓爲執猶訓爲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
廷故云執正心舉事必謀於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
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
謂順民之君能如此也　箋臧善至宣猶　正義曰臧善釋詁
文此經之順猶上惠也上言惠君知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
也獨者自以己身獨有才智謂衆人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
謂賢言此人自多其事以己爲是無所假人獨自謂己賢若皐夔
孔聖是也身實不賢專己自任則迷於是非不知善惡所使實
非善人信其諂諛之語即言所任使之人皆爲善人不如惠君
考愼也肺腸五藏之物言之以表其心故云自有肺腸行其心
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行化使之迷惑如狂是又不如惠
君宣猶之也言又若對不考愼爲文也上先宣猶而後考愼此
[illegible]上文而倒者以上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瞻此當有

相之行爲異餘同　傳相質　正義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

以人不聽之意此言俾民卒狂上應有使民得理之意文既不同
故互相先後臣實不善而謂之爲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
於衆是不宜猶故箋隨文所反而引以辟之故與上文倒也瞻彼
至維谷　正義曰此責臣不相信令百姓困窮言視彼中林之
處乃見甡甡然衆多者是其羣鹿鹿乃走獸猶以其類相善輩
偶而行以喻朝廷羣臣亦當以善相與共處官位何爲今汝群
臣朋友皆以此僭差情不相信不肯相告以善道者是乃鹿之
不如也既政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亦有言曰無道之世
其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其進與退維皆困窮此即今時是也
傳甡甡衆多　正義曰甡即詵字詵詵羣聚之貌故爲衆多也
箋譖不至不如　正義曰譖是僭妄之言故爲不信也胥相
釋詁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文事有相對勢
有相反言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鹿之甡甡者爲相親善矣
故言鹿相輩類偶匹爲相親善之意群臣皆相欺背不相與善
是則不能甡甡故言鹿之不如　傳谷窮　正義曰谷謂山谷

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 箋前無至故窮 正義曰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嚮故以爲前罪役是旣施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爲却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箋不然者以臣之佐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爲二故以施政本末爲進退

維此至畏忌 正義曰此又言王親愚遠聖而賢者不敢言之維此聖而通知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寵用之維彼愚而蔽暗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不過知於分寸之理今王反迷惑以歡喜用之賢者見王如是實能辯其善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能辯言之而不肯言之者何乎此乃畏懼犯顏得罪故不敢言之刺王寵愛愚人虐而拒諫 傳迪進

正義曰釋詁文 箋國有至小人 正義曰王不求索者謂不肯求訪搜索而覔之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爲二也顧念謂初卽見顧眷而念愛之旣用爲官又復重而昇進之故亦分爲二維顧小人不求進賢者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 箋貪猶至之然

民之貪欲皆王意之所思故云貪猶欲也民性本好安恣乎

言可以貪欲亂之者以疾苦王者之政欲使天下之亂得喪滅
此王也荼苦菜毒者螫蟲荼毒皆惡物故比惡行天下之民
苦王之政民欲其亂云故安然而爲此惡行以相侵暴叅謂強陵弱
衆暴寡務也此非民之本性乃由愠恚王者使之然也　大風至
中垢　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云惡有本性不可變改言
大風所從之來自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
所爲之行亦自有其本乃由彼有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本
性所行各依其本維此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爲之事皆用其
善道行貽明之德維彼反道不順之人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
其善用闇冥之行是各受天性不可改移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
行政亂民　傳隧道　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
曰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謂當陳道也　箋西風至其性　正義曰
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
以下文説良人與不順之性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　傳中
垢言晴冥　正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暗冥也

大風至我悖　毛以爲大風之來也有道以喻貪人之所爲也有
惟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事見彼道聽之言則
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卧如醉居上而爲此行令使下民效
之非能聽用其善反使我下民效之受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
也　鄭唯類爲等夷爲異餘同　傳類善也　正義曰釋詁文
箋類等至傚之　正義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
善也類者比類故爲等夷謂尊卑齊平朝廷之人禮記注引四
皓曰陛下之等夷亦謂尊卑等也聽言與誦言相對誦言是誦
習詩書之言則聽言非典法之言故以爲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
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意則
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卧如醉樂記魏文侯自
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卧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
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民之所爲皆效君上故云
居上位而行此人或効之言或者容其不必盡然　箋居上至
正義曰[illegible]位而不用善即上誦言如醉是也由其不能用

[illegible]惡用此惡行以教下民令民效之之是使我爲悖逆之

行詩人善此事者是以形見其敗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爲惡行則非其等類而以此爲敗類驗者以善人與惡人爲類善人欲教人爲善令惡人教人爲惡是善者敗也故爲敗驗

嗟爾至來赫　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嗟乎汝朋友謂朝廷臣等我豈不知汝之所行者爲惡與言已知其惡也爲惡不已如彼飜飛之蟲恃其羽翮之力自恣東西南北有時亦爲弋者所獲言貪人恃此詐僞之智自恣侵害良善有時亦將爲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行汝何爲反於我來嚇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必將誅滅

箋嗟爾至誅女　正義曰此言朋友還是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意欲親而切瑳之故以朋友言之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爲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是鳥之稱蟲也放縱又無所拘制謂侵害善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間暇誅汝謂知[illegible][illegible]

而攷之　鄭唯上一句爲異餘同　傳戾定　正義曰釋詁云戾定
止也俱訓爲止是戾得爲定毛以職盜爲寇爲民所主行則是民㞢
作盜賊相寇害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二

計二萬五千六十三字

